

清初文学怪杰——汪价

友文

汪价(1611—约1684年后),字介人,号三依赘人、驷溪云间子等,诸生,直隶太仓州嘉定县城西人,清初文学家。幼慧敏,一生嗜学博古,著述甚丰,有诗、词、文、赋、杂记等二十多种,有较高的文学成就。有《三依赘人集》《中州杂俎》《半舫词》等传世,参与编纂《河南通志》《嘉定县志》。晚年,为民请求免除水道运粮中的传统陋规,被人陷害死于狱中。

家世

《百家姓故事》《中国古代不信鬼神的故事》《名人智慧文库》等一些新近出版的低幼图画书、故事书,不少收录有“汪价探鬼”或“竹林闹鬼”、“竹林察鬼”、“汪价爱书如命”等故事,故事的主人公汪价,就是清初嘉定人。

汪价的祖父叫汪应期,父亲是明末曾任远安知县的汪允贞。康熙《嘉定县志》载:“汪允贞,字居吉,经师老德,为文奇矫,试辄冠军。”但是,“凡应京兆试十五科,不第。”后以明经(明经科),授湖广远安(今宜昌远安县)令。远安有洋坪镇,当地人恃险远不惧法,豪绅幕后撑腰,暗中支持,汪允贞初到,查得实情,以计谋擒获并处死其首领。然后报告上级,上级府员受贿,反诬允贞性急生事,先斩后奏,不到三个月即被罢免。但很快,张献忠所部农民军攻入远安县,“焚戮居人殆尽”,允贞以先事去,因祸得福,幸免于难。汪允贞有著作《弋古随笔》《遗厚堂稿》。

嘉庆《嘉定县志》载:“汪价,字介人,号三依,又号笑愚。崇祯间庠生。幼慧,九岁学歌诗,十一岁为古文词,长益博洽,游幕半天下。河南巡抚贾公汉复修通志,聘为总裁,又与修邑乘者再。至如修李献吉之墓,抒彭燕之难,今人中不多得也。”

根据汪价《三依啸旨》“七十狂谈”自注:“己未六十九戏作”推断,己未年即康熙十八年(1679),那

么,汪价出生于明万历三十九年(1611)。其另一首《庚子年五十

1635年,二十五岁,入泮。

1639年,二十九岁,应试失利。在家里“舞仙童以释闷,令其搬演杂剧,穷姿尽态。”一时传播,引来“男妇聚观,拥塞堂庑,终日哄笑,匝月不散。”舞仙童也叫斗阴拳、阴操,是降神附体跳神风俗的变异,成书于康熙年间的《坚瓠集》记载:“……招鬼演戏,以数岁小儿为之,啼笑悲欢,手舞足蹈。一童子自称西楚霸王,持巨木而舞,不知其重。”“招鬼演戏”即舞仙童。

1644年,三十四岁,明亡,顺治在北京改元。遭遇甲申国变。

1645年,三十五岁,城陷,亲历“嘉定三屠”。“兵劫民舍”,汪价家被乱兵剽掠,汪价差点被抓砍头,“越墙而仅免”。但家里的数千卷藏书为乱兵所掠。

1651年,汪价家里的书被一穷亲戚“胠窃殆尽”。同年,科考再次失利。

1654年,四十四岁,科考前,有同考官某,欲与汪价“授以关节,收之夹袋”,交易考试舞弊事,被拒。

1657年,四十七岁,“皂隶(官府差役)入室,见几上书,捆之以去。”

1660年,五十岁,始参与修纂《河南通志》。

“余行李半天下,所至以客为家。客两河者,前后十数年,始于察荒李御史幕,怀孟薛宗伯

1666年,五十六岁,“余行李半天下,所至以客为家。客两河者,前后十数年,始于察荒李御史幕,怀孟薛宗伯

1678年,六十八岁,“岁戊午,薛黄门卫公(薛奋生)谋之要津,欲以‘博学鸿词’荐”坚辞博学鸿词科试。背景是,为巩固统治,康熙下诏:“一代之兴,必有博学鸿儒振起文运,阐发经史,以备顾问。朕万余暇,思得博通之仕,用资典学。其有学行兼优、文词卓越之士,勿论已仕未仕,中外臣工各举所知,朕将亲试焉。”各地共推荐188人,实际应试152人,录取50人,其中一等20人,二等30人,集中在江浙。

1678年后,回到家乡嘉定,在“半舫”写作养老,参与编纂嘉定县志,与知县赵昕、进士许自俊、苏渊、何平,吴县人缪彤(康熙六年(1667)状元)等名流交往密切。

康熙《嘉定县志》由时任嘉定县知县赵昕、举人苏渊纂修,许自俊、汪价参与。《嘉定县志》是嘉定县知县闻在上、进士许自俊等纂修,修于康熙二十三年(1684),汪价时年七十四岁。

另据汪价自序,汪价有妻妾二人,各生二男。光绪《嘉定县志》记“汪燧实,字良棟。价长子。顺治甲午副

120

自寿诗》序曰:“每岁作生日诗,必切年月方佳,贱降三月初六。”庚子年为清顺治十七年(1660),由是也可推知汪价生于明万历三十九年(1611)三月初六日。

汪价卒年不详,康熙二十三年(1684)尚在世。因为汪价晚年曾参与康熙《嘉定县志》及《嘉定县续志》的修纂,而《嘉定县续志》即纂于这一年。

汪价功名蹭蹬,终其一生,也仅仅是一名生员。

交游

根据汪价的自序,我们可以拼凑出汪价一生的大致活动:

1615年,五岁,“私阅酒室,垂首盍面,吸取浮醴,遂至沉顿。家人遍索,乃酣卧于瓶罍之侧。”小汪价是个顽皮的熊孩子。稍长,“习射于石岗之汝南书塾。”同期,爱赌博(牧猪奴戏),胆大不怕鬼。

1632年,二十二岁,“随先君官楚”,“至荆州谒贺惠藩”。即随其父汪允贞上任湖广远安县。惠藩,指的是明神宗的儿子,惠王朱常润,封地在荆王府,在明末农民起义的交战中,朱常润下落不明。同年,汪价家中失火,数万卷藏书悉成灰烬。

1635年,二十五岁,入泮。

1639年,二十九岁,应试失利。在家里“舞仙童以释闷,令其搬演杂剧,穷姿尽态。”一时传播,引来“男妇聚观,拥塞堂庑,终日哄笑,匝月不散。”舞仙童也叫斗阴拳、阴操,是降神附体跳神风俗的变异,成书于康熙年间的《坚瓠集》记载:“……招鬼演戏,以数岁小儿为之,啼笑悲欢,手舞足蹈。一童子自称西楚霸王,持巨木而舞,不知其重。”“招鬼演戏”即舞仙童。

1644年,三十四岁,明亡,顺治在北京改元。遭遇甲申国变。

1645年,三十五岁,城陷,亲历“嘉定三屠”。“兵劫民舍”,汪价家被乱兵剽掠,汪价差点被抓砍头,“越墙而仅免”。但家里的数千卷藏书为乱兵所掠。

1651年,汪价家里的书被一穷亲戚“胠窃殆尽”。同年,科考再次失利。

1654年,四十四岁,科考前,有同考官某,欲与汪价“授以关节,收之夹袋”,交易考试舞弊事,被拒。

1657年,四十七岁,“皂隶(官府差役)入室,见几上书,捆之以去。”

1660年,五十岁,始参与修纂《河南通志》。

“余行李半天下,所至以客为家。客两河者,前后十数年,始于察荒李御史幕,怀孟薛宗伯

1666年,五十六岁,“余行李半天下,所至以客为家。客两河者,前后十数年,始于察荒李御史幕,怀孟薛宗伯

1678年,六十八岁,“岁戊午,薛黄门卫公(薛奋生)谋之要津,欲以‘博学鸿词’荐”坚辞博学鸿词科试。背景是,为巩固统治,康熙下诏:“一代之兴,必有博学鸿儒振起文运,阐发经史,以备顾问。朕万余暇,思得博通之仕,用资典学。其有学行兼优、文词卓越之士,勿论已仕未仕,中外臣工各举所知,朕将亲试焉。”各地共推荐188人,实际应试152人,录取50人,其中一等20人,二等30人,集中在江浙。

1678年后,回到家乡嘉定,在“半舫”写作养老,参与编纂嘉定县志,与知县赵昕、进士许自俊、苏渊、何平,吴县人缪彤(康熙六年(1667)状元)等名流交往密切。

康熙《嘉定县志》由时任嘉定县知县赵昕、举人苏渊纂修,许自俊、汪价参与。《嘉定县志》是嘉定县知县闻在上、进士许自俊等纂修,修于康熙二十三年(1684),汪价时年七十四岁。

另据汪价自序,汪价有妻妾二人,各生二男。光绪《嘉定县志》记“汪燧实,字良棟。价长子。顺治甲午副

120

知之,呼至其家,与仲苗二兄读书翕园。后为贾大中丞召修省志,别去。”贾大中丞就是河南巡抚贾汉复;察荒李御史,指的是河南察荒监察御史李森先(字琳枝)。科举考试惨遭戚戚的汪价,只好做高官的幕僚,虽然不是入仕的捷径,但能接近权力。汪价入李琳枝幕的过程颇具传奇。汪价入府拜谒,李琳枝赠之以新作《丙申诗刻》一册,汪价连夜拜读,依韵和之,一夜而得百首,天亮即送入李府。李琳枝称奇:“君以一夕敌我一年”,遂留幕内。怀孟薛宗伯,就是河南孟县薛所蕴,清初中州三大家之一,著名诗人,字子展,号行屋,有人考证他就是《金瓶梅》的作者。崇祯元年(1628)进士,曾任国子监司业。入清后,任礼部左侍郎,1657年归里,于翕园携诸弟子唱和,薛家为孟县望族,翕园别墅,中州闻名。

1661年,五十岁,客宋莘家,与周亮工晤。宋莘,字牧仲,康熙时官累擢至江苏巡抚。此时的宋莘还未发达,只是个通判。明清之变,周亮工以御史职为清军招抚两淮,后改任两淮盐运使,福建布政使,顺治十二年(1655),被人上章弹劾“滥杀无辜”,贪污银两。顺治十七年(1660)被定罪,原定“立斩籍没”,后减等改徙宁古塔,未行,又遇赦获释,所以此时可以悠闲自在,与人谈论诗文、金石、书画。

1662年壬寅,“与合肥龚伯通于怀庆之高台寺”。龚伯通,名士稹,为合肥龚芝麓的长子,与李渔交好。入清后,龚芝麓曾任刑部、兵部、礼部尚书。同年,汪价旅至邺(南京),两次醉酒。

1663年,五十三岁,在岬山草堂与黄门卫公商榷今古。黄门卫公即薛所蕴的长子薛奋生,字大武,号卫公,乙未(1655)进士,选大理寺丞。此后汪价又为洛阳太守朱灿煌邀阅试卷。时华亭(今松江)人沈荃(1624—1684,号绎堂,探花)作河南大梁道副使,汪价“驱车入郡,历收河岳之英”,广交了一批文友。此间,曾记与汉阳李云田同游汴市纵论金钱之利害。李云田,喜浪迹江湖,纵游吴越。与当时著名文人曹溶、吴伟业、龚鼎孳、曹尔堪、尤侗、王夫之等交往颇深,他们对李云田评价极高。

1664年五十四岁,游富春山,登子陵钓处,再遇虎。

1675年,顾岱为《汪介人文集》作序。

1678年,六十八岁,“岁戊午,薛黄门卫公(薛奋生)谋之要津,欲以‘博学鸿词’荐”坚辞博学鸿词科试。背景是,为巩固统治,康熙下诏:“一代之兴,必有博学鸿儒振起文运,阐发经史,以备顾问。朕万余暇,思得博通之仕,用资典学。其有学行兼优、文词卓越之士,勿论已仕未仕,中外臣工各举所知,朕将亲试焉。”各地共推荐188人,实际应试152人,录取50人,其中一等20人,二等30人,集中在江浙。

1678年后,回到家乡嘉定,在“半舫”写作养老,参与编纂嘉定县志,与知县赵昕、进士许自俊、苏渊、何平,吴县人缪彤(康熙六年(1667)状元)等名流交往密切。

康熙《嘉定县志》由时任嘉定县知县赵昕、举人苏渊纂修,许自俊、汪价参与。《嘉定县志》是嘉定县知县闻在上、进士许自俊等纂修,修于康熙二十三年(1684),汪价时年七十四岁。

另据汪价自序,汪价有妻妾二人,各生二男。光绪《嘉定县志》记“汪燧实,字良棟。价长子。顺治甲午副

120

榜。以部费事黜革,被逮下狱,瘐死狱中。”“汪岱实,字柱东,号石门。价子。负才名,不遇,以太学生终。”汪岱实还曾任正蓝旗教习。孔尚任《湖海集》收有《答汪柱东》书信一通。其文曰:“萧寺雪夜共话穷愁,才几日耳。不意又至残腊,萧寺之雪如故,仆之穷愁如故。忽接新函,顿感旧事,不禁唏嘘。”由此可知,汪价的儿子汪岱实与《桃花扇》的作者孔尚任有交集。汪价还有一子汪文懿,有异才。

文学

“余小时读书西圃,以林鸟为里舍……”他那篇有名的《三依赘人广自序》,如此一开篇,明显就与传统史家的传记拉开了距离。读者既可以把它看成自传,也可以看成小说。紧接着就写自己遇鬼的故事:

有一天深夜,他正在灯下写文章,忽然听到窗外响起“呦、呦”的声音,那声音一会儿凄凉悲切,一会儿又尖锐刺耳,似乎有说不完的怨气,又好像凶神恶煞的怪物在嘶叫。

那是鬼叫!汪价的头脑里立刻跳出了这个想法。他吓得汗毛直竖,手里的毛笔也跌落了下来。但继而一想:我小小年纪,从未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坏事,即使有什么鬼,也绝不会加害于我,那么,我为什么要害怕鬼呢?

想到这里,汪价就大了胆子,决心探个究竟。他点燃灯笼,开门走出,四处细细观察。这时,才发觉那呦呦之声乃是从花园另一端的竹林中发出来的。于是,他又循声走向竹林,那声音一阵一阵更清晰了,他提高了手臂,让灯笼的光向前照去,终于看到在两枝竹竿中间,张着几根蛛丝,而恰巧有一片竹叶被蛛丝攀住,风从叶子缝隙中吹过,犹如哨子一般,才发出了呦呦的声响。看到这,汪价不禁笑道:刚才吓得我丢了毛笔的鬼叫,原来就是这一片竹叶呵!

平生七大快事的铺排,与河阳妓小红儿“一诗一爵”的诗酒比赛,以佳酿配《荆轲传》治病的妙方,学得炼臂为铁异术而一无所用的自嘲,赌博必得大采,遇名姝必获资助,不避讳自己“壮时房帷之好”的隐私,以及“执两‘戈’以求‘金’,谓之‘钱’,执两‘戈’以求‘贝’,谓之‘贱’,执‘十戈’以求‘贝’,则谓之‘贼’”的文字趣解,还有“三依汤”(酒、茶、醋)的爱好,“奉十斋”“打叶子”的游戏,汪价与晚明文人的洒脱与谐谑大有相通处。可以看出,汪价性情旷达,颇善自嘲,阅历丰富,饱经沧桑,其追忆文字,不事华藻,头绪虽多,组织严密,条理秩然,左右逢源,妥适周匝,时有出人意表的绝佳表现,让我们从文字中可以读到一个有血有肉,立体丰富,甚至可以呈现音容笑貌的汪价。难能可贵的是,他虽写个人生活琐事却也含人生感悟,间及世情时事。

李琳枝评价:“介人之文,能令人悲,亦能令人怒;能令人喜,能令人下酒,能令人已疾。”周亮工阅汪价《火山客话》后也评价:“得此奇文,愈读愈快,正如身入龙藏,争看宝贝,唯恐其尽,谁肯撤而去之?”

近人朱剑芒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编《美化文学名著丛刊》与其他九位明清著名随笔作家张岱《陶庵梦忆》、冒襄《影梅庵忆语》、李渔《芥子园二姐合传》、沈复《浮生六记》等著作一并入选丛刊,足见其文学成就。

汪价所处的时代,国事蜩螗,人命危浅,时世艰难。但他仍然关心民瘼,有正义感。魏源《皇朝经世文编》收录有汪价政论文两篇:《驿递议》和《赦罪

论》。其中《驿递议》是较早记载我国古代关于邮递的文献,文中大胆揭露了官府驿递的弊端,即“三病二困一弊”论。《赦罪论》直指朝廷,认为:“若大赦,虽旷岁一举……则是朝廷徒邀市惠之虚名,而小民反受纵奸之实祸也。”二文可以考见汪价经世致用之思想。甲申国变,天地裂崩,群士大夫临于县庭,含辛以为泪,唯独他嚎啕大哭,几不欲生。他说,这是“自丧二亲以来,中心抽割,唯此一恸。”晚年的汪价,为民请求免除水道运粮中的传统陋规,被人陷害死于狱中,可能跟他的政治主张有关。

汪价喜好交友。他说,“至若朋友,吾性命也。”松江人彭宾(字燕又)入清,官汝宁府推官,因与抗清志士夏允彝、陈子龙友善,被人告发,汪价说服李琳枝御史,并从中斡旋,派人“追还原疏,更为改缮,删其重大者数条”,使燕又得从薄谴以归,这就是嘉庆《嘉定县志》所记之“抒彭燕之难”。明代中期文学家李梦阳(字献吉),葬于崆峒山,冢已崩坍,汪价建议禹州史太守,修墓“以培风雅”,太守立即派人修葺一新。汪价热爱家乡,康熙年间,以七十多岁高龄参与《嘉定县续志》修纂,是志收录汪价为嘉定的土特产品的作赋二十多首,如黄草鞋、十月白、桂花饼等,历数嘉定物产之富饶、器物之精美、人民之勤劳。

怪杰

汪价是一位偃蹇不遇的落魄才子,他不像一个规规矩矩墨守礼法的儒者,不擅长写作那种“万喙相因”的八股文,只喜欢写恬适诙谐的散文。与以往文人的记录见闻不同,《三依赘人广自序》为汪价自述生平之作,这篇自序,被收入清初张潮所辑小说集《虞初新志》中,也是篇幅最长的一篇。编者特地加了按语:“文近万言,读之不厌其长,唯恐其短,允称妙构。”

洋洋万言,尽是作者自己遇鬼、赌博、交友、藏书、驱虎、近视、异术、白发、骑马、醉酒、喝茶、食醋、穿衣、住房、生病、两性、行游、音律、金钱、声色、收藏、知己、快事的种种趣味记载,完全是汪价自己的生活经历与感受,他把自己感兴趣、最最生活化的琐事,一一记录,娓娓道来,让人读来饶有趣味,所以张潮称其“允称妙构”。

他喜泉声、丝竹声,以及残夜月色、晓天雪色、正午花色,那是亲近大自然、向往恬静的隐逸生活的表现。他恶狗叫,是讨厌那些仗势欺人的奴才;他恶贾客筹算声,是讨厌那些贪得无厌的奸商;他恶妇人骂声,是讨厌蛮不讲理的泼妇;他恶男子咿呀声,是讨厌没有骨气和壮志的男人;他恶熟媚人色,是讨厌拍马奉承的小人;他恶贵人假面乔妆色,是讨厌虚伪欺诈的权贵……

汪价心胸旷达,性格乐观。“花则手灌之,草则手薅之,鱼鸟则手饲之。或杂伍渔樵,或混同佣乞”童心未泯;他与人喝酒“终夕不言散”,时有“汪天亮”之谓;他与上洋妓王翩仙通书作诗,王翩仙接书必焚檀拜读,读已又拜,把他她引为知己;他写的顾香王小传,数百文字,描情绘意,有若写生,传神地勾勒出一个沉溺于科举功名,五十岁还未中秀才,最后一搏摔得更重,含愤而死的穷书生的形象。

总之,汪价是明清之际嘉定文坛的一位怪才。夏咸淳先生说,其怪,在于“名号怪,书名怪,文字怪,性格尤其怪异。”